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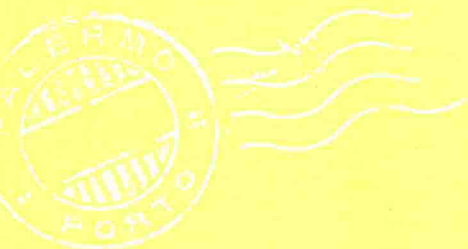


去缅甸，
带上佛的
~微笑~

去缅甸， 带上佛的 微笑

小重山 著

qu miandian
daishang fo de
weixiao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去缅甸,带上佛的微笑/小重山著. —重庆: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3.10

ISBN 978-7-5624-7427-2

I. ①去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旅游指南—缅甸IV. ①I267②K933.7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12990号

去缅甸,带上佛的微笑

小重山 著

策 划: 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熊佳树 版式设计:龙珊珊

责任校对:谢 芳 责任印刷:张 策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邓晓益

社址: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邮编:401331

电话:(023) 88617190 88617185 (中小学)

传真:(023) 88617186 88617166

网址: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开本:787×1092 1/16 印张:18 字数:241千

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7427-2 定价:32.8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
版权所有,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违者必究

前言



王国维说，凡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，必经过三种之境界：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”此第一境也。

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此第二境也。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此第三境也。

据此，我将旅行也分为五种境界：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走马观花，到此一游，第一境也。“浮生长恨欢娱少，肯爱千金轻一笑。”吃喝玩乐，享受至上，第二境也。

“千古凭高对此，漫嗟荣辱。”吊古伤今，感慨兴亡，第三境也。“独行独坐，独唱独酬还独卧。”背包独行，无所畏惧，第四境也。“渐行渐远渐无穷，迢迢不断如春水。”至此，已修得正果，为旅行之最高境界。我的旅行，最多算第三、四境界，这当然只是个概论。

我去缅甸的时候，可谓多事之秋，西部若开邦穆斯林和佛教徒冲突的高峰期，据说死伤无数，造成很多无家可归的难民；南方刚遭受洪涝灾害，许多人家的房屋泡在水里，还没有晾干；而北方克钦邦和政府军也没闲着，冲突不断，甚至有炮弹落到中国境内。我的旅行伙伴以为缅甸战火纷飞，安全堪忧，慌忙退了机票弃我而去。

其实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，抛开冲突区姑且不谈，多数缅甸人热情善良，古风犹存。旅途中的许多细节，让人感动，譬如不论城市还是乡野，路边树下、佛塔驿亭，都有盛着清水的

陶罐，供路人免费饮用。此等善举，在中国根本无法想象。当然，这只是旅程中的小插曲，于缅甸的每一天，我都在微笑和感动中度过。

在中南半岛，缅甸是文明古国，旅游资源最为丰富。因其地处中印两大文明古国的中间，吸收两者精华的同时，也保留了他们最古老最独特的民族传统。我曾将缅甸的佛塔、男人的裙子、满街的槟榔、脸颊的特纳卡和谜一样的微笑列为缅甸五大怪。也许有失偏颇，但却是缅甸最有情调最有特色的民族风情。

缅甸是佛国，是金地，形如飞舞的风筝，在自由翱翔的同时，又受到诸多的牵制。从南方漫长的海岸线到北部野人山区，从远古的太公国到现在的民主政治，从来自青藏高原的骠人到中国远征军，缅甸的前世今生与华夏源远流长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

无论如何，缅甸旖旎的异国情调和独特的民族文化，都足以使人惊叹使人流连。那么，就让我们走进缅甸，感受她谜一样的微笑吧。

小重山

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二日 花城

目 录

前 言

第一章 勃 固 Bago

欢迎来到“黄金大地” / 2

“死后他们都是同志” / 6

“大背头”微笑着说：“我来帮你！” / 18

槟榔的味道，尽在勃固人的捧腹大笑中 / 28

我走到断崖边双膝跪地，微闭双眼拥抱巨石 / 32

和尚队伍望不到头，步履轻盈落地无声 / 44

第二章 东 吁 Toungoo

火车站的石柱和梁架上弹痕依旧 / 54

“澄清宇宙安黎庶，先挽长弓射夕阳” / 59

面对锡唐河，我不禁潜然泪下 / 66

第三章 内比都 Naypyitaw

世上最安静的火车站 / 74

周围小贩跑过来看我吃西瓜，让人感觉浑身不自在 / 80

系好笼基，抬脚迈步，却差点摔个跟头 / 89

第四章 茵莱湖 Inle Lake

奇迹，就这样发生了 / 100

船夫见有游客经过，夸张地表演单脚划船技术 / 104

留守在高脚屋里的茵达女人 / 113

第五章 曼德勒 Mandalay

阳光、棕榈和叮叮作响的风铃 / 124

军人咧嘴一笑：“外国人，我送你过去。” / 132

“世界上最大的书” / 138

如果只看一个景点，就去摩诃牟尼佛塔 / 146

“在战后关怀缅甸死者亡灵方面，我们无疑是失败者” / 156

我们的马车夫约十四五岁，穿着花裤衩子 / 164

不是在乌本桥，就是在去乌本桥的路上 / 171

第六章 蒲甘 Bagan

开往“万塔之城”的夜班车 / 180

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 / 188

积大功德以建佛塔，祈求佛惠，然岂独为己？ / 193

一轮红日初升，万千佛塔尽在蒸腾的云烟里 / 209

第七章 卑 謬 Pyay

车到仁安羌，只见凌乱的街道和寂寥的城市 / 216

骠国，在永昌故郡南二千余里 / 220

晚霞映照着伊洛瓦底江 / 228

第八章 仰 光 Yangon

“敌人完了”，但“和平长征”刚拉开序幕 / 236

虔诚的佛教徒一生至少要朝拜一次大金塔 / 241

“神灵钦远播，圣德仰光昭” / 249

“热忱欢迎和照顾旅行者” / 256

在卡拉威宫，我终于看到衣冠楚楚的缅甸人 / 264

滨河路是名副其实的“殖民建筑一条街” / 270

第一章 勃固

BAGO





欢迎来到“黄金大地”

► 仰光明加拉顿（Mingaladon）国际机场。

飞机还没完全停稳，旅客们就迫不急待地往门口挤去。看着这些争分夺秒的人，我突然有些幸灾乐祸，因为我用不着争抢这丁点儿时间。等最后一个旅客经过面前时，我才起身。

金色的尖而峭的屋顶最是惹眼，这是佛国独有的建筑。依稀仿佛，恍惚如梦，我几欲呼喊：缅甸，我来了！

明加拉顿是缅甸主要的国际机场，由印度加尔各答（Kolkata）大城市机场管理局于1947年兴建。是不是觉得有些奇哉怪也？据经常往返仰光的“缅甸通”说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仰光国际机场破旧不堪，就像战争的硝烟从来不曾散去。当然，那时的缅甸仅有十几条航线，不用承载太大的负荷，倒也勉强堪用。2005年，缅甸政府开始翻修机场，建设新的候机楼。现在的航站楼系2007年5月开始启用，四周树影婆娑，绿意盎然。只是停机坪上飞机不多，冷冷清清，显得有些单调。

候机楼和中国许多新兴城市的机场差不多，铝钢骨架，玻璃幕墙。对面的墙壁上有仰光卡拉威（Karaweik）宫的巨幅油画，画里身着华丽服饰的男女载歌载舞，笑意盈盈，好像在热情地说：“嗨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来到黄金大地！”

突然想起新德里英迪拉·甘地（Indira Gandhi）国际机场，候机楼卫生间大画幅的靓女俊男标识让人误以为是风月场。我有些恶作剧般的想法，便循着卫生间的小标识跑进去，结果没有发现特别之处。来到入境大厅，外国人窗口前不算拥挤，我递上护照和填好的出境单，工作人员简单查验盖章，即挥手示意通过。

对面有换钱的银行，据说汇率和缅甸境内其他地方差不多。我摸出400美元，旁边两位杭州姑娘提醒：“少换点儿，缅甸住宿和门票都使用美元。”我便换了300美元，1美元856基亚（Kyat），合计25.6万基亚，多为5000面值，饶是如此，腰包已经鼓起来了。

一阵忙碌，忘了件重要的事情。有位辛荑小姐比我晚3天到缅甸，约好在茵莱湖碰头。中国移动电话在缅甸不能使用，原想使用仰光机场的无线网络给她留言，结果忘得精光。

步出机场，一股热浪扑面而来，空气里流淌着南方特有的温暖而潮湿的味道。一群穿着裙子的男人围上来，边嚼槟榔边用英语热情招呼，甚至放肆地张开血盆大口，不停唠叨。经过3个小时的飞行，初来乍到，我还没有进入角色呢。

我计划就近去机场以北的英联邦涛建战争公墓（Taukkyan War Cemetery），然后视情况返回仰光或北上勃固（Bago）。

吃力地摆脱那些穿裙子嚼槟榔的男人，出门向右，穿过一扇铁门，来到公路上。一个女孩子拎着编织筐，不紧不慢地走在我前面。我赶上去问：“鸣个喇叭（你好），“Sel Mai”市场是不是这个方向？”她“扑哧”一笑，点点头，黄色的妆容荡漾开来。“我想乘51路

公共汽车去涛建战争公墓。”她又摇摇头，依旧没有说话。我醒悟过来，敢情她不懂英语？适才的一笑，大概因了我那句缅甸语“鸣个喇叭”，“Sel Mai”她应该明白，否则也不会点头了。

出发前，我咨询过仰光的旅行社，他们把“涛建战争公墓”的缅甸文名称发给我，我打印出来带在身上，以便问路。我拿出纸条给这个女孩看，她微笑着点头，示意一直往前。其实，这条路不难辨别，走出机场区，碰到朝鲜商店（Korea Store）招牌，再前是牌坊式金色拱门，沿右边卑谬（Pyay）大道往前就到了市场。

女孩消失在人群中，迎面过来一个穿深绿色裙子的壮实黝黑的男子，热情问我是否需要帮忙。大概是女孩叫来的熟人罢。我拿出纸条，他瞄一眼，说在此等候，乘51路公共汽车即可。

缅甸的公共汽车，没有阿拉伯数字，编号都用缅文，要再三确认。有人告诫应该学习缅甸数字的写法，能带来极大方便。我只学得几个数字的读音，书写则如火星文，难于上青天。

男子过于热情，让人警惕起来。汽车来了，见他和售票员叽叽咕咕，我借口收拾行礼，没有上车，然后告诉他，我知道怎么走了。男子转身离开，我顿时后悔不迭。显然，我误会了，他确实只是想帮我。这个世界让人难以消受，虽说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但这个误会，令我一直不安。

又有公车进站，在售票员的推搡下，我挤上车，坐在一位女士旁边。有人曾说，在缅甸，公共场所切勿挨近女人，可不得已嘛。女士很友好，示意我将过道里的旅行包放在座位空档里，以免被踩脏。谁说不可以挨近女人？那些老黄历早该翻过去啦。

缅甸的公共汽车大多为日本的二手车，车身还残留着日语版的注意事项，空调早已不能使用。九月的天气，车辆跑起来，有风从窗口吹进，倒也不算太热。这个国家的交通规则与中国相同，右侧行驶，但车

舵混乱，左右混杂。我所乘公共汽车方向盘居右，车门设在左侧，下车后正好落在公路中央。

小贴士:

广州可直飞仰光，昆明能直飞仰光和曼德勒。北京、南宁、昆明、香港等地均可办理缅甸签证，28天旅游签证费200元人民币，香港150元港币，代理商只要两张50mm x 50mm白底彩色证件照和护照原件，详情见缅甸驻华大使馆网站。

来到缅甸，请将时针往回拨1.5小时。缅甸人要求美元不得有污迹折痕，汇率浮动较大，当时1美元兑856基亚。中国移动电话在缅甸境内不能漫游，手机仅作记事本，某些客栈有WiFi。雨季即将结束时，仰光气温较南中国高，阴晴无常，建议备伞。

背包客多到仰光市区苏雷（SULE）塔附近落脚，出租车5~10美元，视人数、季节而定。出机场右转到大路，往北步行约15分钟到SEL MAI市场，这段路出租车1000基亚，在马路对面乘51路公共汽车直达苏雷塔，附近颇多客栈，近仰光河附近街区更便宜。就地坐51路车，向北约半小时则到“涛建战争公墓”，票价300基亚。



“死后他们都是同志”

► 缅甸原来英文名为“Burma”，源自梵语，即“梵天的土地”。军政当局为“去殖民化”，将国名改成“Myanmar”，意为“坚强、勇敢”。但多数人还停留在“Burma”时代，甚至民主斗士昂山素姬（Aung San Suu Kyi）在公众场合都用“Burma”，说发音更顺畅。这倒是实情，“Myanmar”的确有些拗口。

这里北距仰光国际机场19千米，位于缅甸1号公路——即“仰光—曼德勒”大道边，当地人称为“Taukkyan”，中文发音“涛建”。路东就是我所要寻访的缅甸仰光英联邦战争墓地，正式名称“Taukkyan War Cemetery”。

陵园正门前是低矮的石墙，墙体刻着“1939 Taukkyan War Cemetery 1945”，两边各有石亭。我在门前盘桓时，工作人员闻声出来，打开小门，示意入内。

墓地南北长270米，东西宽190米，门口正中有白色大理石基座，上刻“Their Name Liveth For Evermore”，算是英语版的“永垂不



朽”。墓地气势雄浑，肃穆庄严；园内芳草鲜美，整洁幽静。草坪上密集排列着黑色墓碑，中间有白色十字架。向前往东是屏风样的长方形纪念墙，中间的圆形建筑，两翼伸展开来，就像钢琴键，似乎正欲演奏壮烈的篇章。这座纪念墙也是墓园的中心，四周密布同样模式的墓碑。生平第一次见如此艺术的坟墓，难免几多感慨。

雨季即将结束，天气真是琢磨不透，看似晴朗，但乱云翻滚，如万马奔腾。四周空旷寂寥，我走到墓碑中间，站在死人堆里，心头涌上难以言表的悲壮——那种生者面对万千死者的特殊感觉。当年，他们呐喊呼号、冲锋陷阵，走过怎样的历程？又经历过怎样的挣扎？如今，他们都保持同样的姿势。墓碑水泥基座，黑色方形大理石斜面，上刻徽标、番号、姓名、单位、军衔、民族、年龄、阵亡日期和年龄，甚至家庭情况等详细记录，有些下面还刻着特别的箴言，如：

40503 SEPOY
MUHAMMAD HUSAIN
9TH JAT REGIMENT
16TH FEBRUARY 1944, AGE 20

以上这段文字记录了这名在英联邦部队服役的印度兵的信息，名叫穆罕默德·侯赛因，隶属第9贾特兵团，1944年2月16日牺牲，时年20岁。贾特人是印度雅利安民族的分支，多分布在北印度，殖民时期服务于英联邦的印度军队。

7342354 PRIVATE
E. SMITH
THE WELCH REGIMENT
19TH JANUARY 1945
AT THE GOING DOWN OF THE SUN AND IN THE
MORNING, WE WILL REMEMBER THEM

史密斯来自英国本土，是韦尔奇兵团的一名士兵，1945年1月19日牺牲。下面写着：“在黄昏和早晨，我们都会记住他们。”

国内保存最完好的远征军陵墓，当属腾冲国殇墓园，但墓碑简陋，碑文只刻阵亡将士的姓名和军衔，两相对照，不觉凄然。华夏民族不应该患健忘症，难道我们的历史观过于超前，只着眼于当下和未来，甚至要抹杀昔年血肉凝结的民族抗战？

19世纪，英国殖民者向缅甸发动过三次战争。1886年1月，缅甸全境沦为英国殖民地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日本军队为了围堵中国，截断援华物资运输线，开始侵略缅甸。在缅甸的英联邦军队不堪一击，节节败退，丢掉缅甸，撤入印度。涛建战争公墓就是1939—1945年间战死在缅甸的英联邦军人的埋骨之所。

以纪念墙为中心，周围共有6 374座墓穴，其中867名无法确认身份。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本土、澳大利亚、印度、刚果等9个派兵到缅甸作战的英联邦军队。不论来自哪个国家，他们都是英联邦的将士，在这里，他们永远平等。

这座陵园也是1945年5月收复仰光后最先修建的墓地。随后，军队墓地服务部门把在仰光周边的几个墓地，包括那些在仰光监狱作为战俘死掉的人的墓地都迁移到了这里。开始时火化了1 381具遗体，后来迁移过来的坟墓，只写个名字纪念，其中86座坟墓无法确认身份，还有超过60位死者并没有遗体，在此树碑亦仅为特别纪念。

1948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仰光阵亡的36个英联邦军人的坟墓也迁移过来。1951年开始接收在缅甸阿恰布（Akyab）、曼德勒（Mandalay）、密铁拉（Meiktila）和沙貌（Sahmaw）战死的英联邦军人，当地墓地零星分布，维护很困难，不可能永久保留。甚至将密支那（Myitkyina）一个叫做“钦迪”（Chindit）的墓地也迁移于此。

